

谈中世纪耆那教神秘主义诗歌^{*}

薛克翘^{**}

【内容提要】 本文在介绍了宗教和文学背景之后,重点介绍了印度中世纪耆那教诗人焦因度和罗摩狮子所写的神秘主义诗歌,并从中选译数首作了评介。最后分析了耆那教神秘主义诗歌产生的原因,总结了这些诗歌的特点。

【关键词】 印度 中世纪 耆那教 阿波布朗舍语 神秘主义诗歌

一、中世纪的耆那教

从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的记载可知,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耆那教在印度的传播几乎遍及全境,而在一些地区,不同派别的信徒则相对集中。如西北地区(包括今巴基斯坦境内)白衣派相对集中,东部(如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中部(如今中央邦、古吉拉特)和南部地区(如泰米尔纳德、卡纳塔克、安得拉)则天衣派相对集中。

到了8~10世纪,在约300年的时间里,耆那教虽然遭受到印度教的排挤,但在一些地区仍有明显发展。特别是在今印度的古吉拉特邦和卡纳塔克邦一带,耆那教得到一些国王的崇信和支持,建立了一批庙宇,雕凿了一批石像。例如,德干高原上的拉什特拉库塔王朝,这一时期比较强盛,经常与东北方的波罗王朝和南方的朱罗王朝争霸。国王阿莫加瓦尔沙(Amoghavarsha 815~877年)就皈依了耆那教天衣派,并于晚年禅位离家苦行。¹

* 本文的撰写,得益于印度在华工作的专家拉格什·沃茨博士提供的资料,特此鸣谢。

**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¹ [英]查尔斯·埃利奥特:《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第一卷,李荣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20页。

11~12世纪,耆那教在古吉拉特地区取得长足发展。索楞喀王朝的统治者贾耶辛哈(Jayasinha 1094~1143年)及其继承人鸠摩波罗(Kumrapala 1125~1159年)都是耆那教的有力赞助者和庇护者,著名耆那教学术大师雪月就是他们的密友。在索楞喀王朝统治的约200年间,该地区的耆那教空前兴旺,国王和大臣们不仅赞助修建了许多庙宇,而且也赞助了学术。¹

在局部地区获得发展的同时,有些曾经是耆那教影响较大的地区却被印度教夺走了地盘。尤其是在南印度的某些邦国,上层贵族集团原本信仰的是佛教或耆那教,但由于那里的印度教虔敬运动最先兴起,许多虔敬派圣徒与佛教和耆那教展开竞争,进行辩论的结果,往往是印度教虔敬派获胜。这种竞争日益激烈,甚至出现了对付耆那教信徒的暴力事件。例如,在古吉拉特地区,在1174年以前还是耆那教的天堂,而1174年以后竟变成了耆那教信徒的地狱,就在这一年,由于国王阿贾耶提婆(Ajayadeva)信仰湿婆教而对耆那教信徒采取暴力虐待。²再如14世纪时,印度最南端的潘迪亚国王孙陀罗·潘迪亚(Sundara Pandya)信奉湿婆教,1310年弑父篡位,在位仅数月,兵败后投靠了穆斯林,他曾将8000名耆那教信徒钉在木桩上受刑。³

虽说耆那教在12世纪以后受到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双重排挤,势力在不断萎缩,但仍然持续存在着,有时甚至出现戏剧性的事件。例如,在穆斯林的强大压力面前,南方的耆那教信徒曾于1368年向维贾耶那加尔国王请求保护,国王也力促耆那教徒和印度教毗湿奴派握手言和,并宣布给双方以同等庇护。还有许多铭文资料证实,十六七世纪时,耆那教在维贾耶那加尔王国相当兴盛。还有资料证明,1578年到1597年间,莫卧儿皇帝阿克巴曾经聆听过耆那教大师的教诲。⁴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对印度中世纪耆那教的情形有一个概要的了解。与佛教的情形不同,耆那教在此期间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它没有被印度教吃掉,也没有被伊斯兰教打垮,既保持了独立,又延续了传承。更为有意义的是,在此期间,耆那教还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在建筑、雕刻、文学、哲学、因明学、数学和医学等领域为整个印度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¹ 黄心川主编:《世界十大宗教》,宫静撰文,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121页。

² [英]查尔斯·埃利奥特:《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第一卷,李荣熙译),第220页。

³ [印]R. C. 马宗达等:《高级印度史》(张澍霖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24页。

⁴ [英]查尔斯·埃利奥特:《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第一卷,李荣熙译),第220页。

⁵ [英]查尔斯·埃利奥特:《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第一卷,李荣熙译),第221页。

二、耆那教文学概况

到目前为止,我国对耆那教文学的介绍较少,最先是金克木先生在《梵语文学史》中对耆那教文献中的文学成分作了概要介绍,¹此后是黄宝生先生更为详细的介绍,不仅有早期耆那教文学作品的介绍,还有一部分中世纪耆那教文学作品的介绍;不仅有梵语作品的介绍,还有俗语及方言作品的介绍。²此后,在邓殿臣先生主编的《东方神话传说》(第五卷中),王晓丹先生撰文,介绍了一些耆那教神话传说。³他们的这些介绍可以说是凤毛麟角,非常宝贵,具有开创意义。之所以出现这种稀缺的情况,和我国的国情有关,也与耆那教的影响有关。耆那教早期文献是用半摩揭陀语写的,而中世纪的大部分文献是用阿波布朗舍语写的。我国因与佛教有特殊紧密的关系,所以有研究梵语、巴利语的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有一批研究现代印度语言文学的学者,却没有人研究阿波布朗舍语。又因为耆那教本身的发展几乎仅限于印度本土,近代以来才有对外传播,而对中国没有多少影响,所以我国只有一般宗教概况和文学概况的介绍,而无深入研究。这里,我们也只能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争取多作一些介绍,而真正深入的研究尚寄望于来者。

其实,耆那教作为一个与佛教同样古老的宗教,其文化是整个印度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不研究耆那教而只研究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锡克教等,那对于印度文化研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耆那教文献有丰富性和相对完整性的特点。由于其丰富,其与文学相关的内容也非常之多。而且,与印度教文学不同,在耆那教文学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许多作品的作者和时间相对比较容易判定。在早期,印度的所有文献都存在作者和时间上的疑问,但耆那教文献的情况稍好一点。耆那教文献大约于公元五六世纪被写成文字,分教派得到保护。其后的文学作品一般都被写成文字,以固定的文本被保存在耆那教寺庙或图书馆里。有些中世纪耆那教长诗的作者常常在诗歌的开头歌颂供养人(通常是国王或大臣)、作自我介绍,有的还写出成书时间。当然,由于印度古人的观念不同,一些记载仍然含混,所以,作者生平不详、年月不清等问题仍然普遍存在,学术界的争论也很多。

和印度中世纪的所有文学一样,耆那教文学也是宗教的附庸。揭去宗教

¹ 金克木:《梵语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8~170页。

² 季羨林主编:《印度古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218页。

³ 邓殿臣主编:《东方神话传说》(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226页。

的面纱,我们看到,在耆那教文学中蕴藏着对社会生活规范的积极认识,也会发现生活中非凡的美。耆那教文学中,还蕴藏有印度中世纪的语言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史实。所以,研究者那教文献显得非常重要。

就像佛教在印度东部地区建立自己的教派而把当地民众的语言作为自己的语言基础一样,耆那教则在西部地区建立起自己的教派并把当地的语言作为自己文学的语言。中世纪耆那教牟尼们写作用的语言主要是阿波布朗舍语,当然也有使用梵语、俗语和其他方言写作的。

阿波布朗舍语(ababhran sha)是中世纪发展起来的一种语言,主要流行在印度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也有流行。一般认为,这是俗语(prakrita)的一种,但印度学界也常常将它和梵语、俗语并列,并认为它在现代印地语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奠基作用。阿波布朗舍语文献的整理开始于20世纪初。1902年,德国学者皮舍尔首次将他汇集整理的阿波布朗舍语诗集出版,其中除了有雪月(H emacandra 音译海姆昌德拉,一译金月)文法书《词法》中所摘引的全部阿波布朗舍语双行诗外,还有从别处搜集来的35首诗。1918年,第二位德国学者雅科维编辑出版了财护(Dhanapala)的《未来施故事》(Bhav issayatta Kaha),这是正式出版的第一部阿波布朗舍语长诗。此后,印度本土学者(包括一些耆那教学者)进入这一领域,并做了大量工作。到目前为止,人们所知道的阿波布朗舍语书目达138种以上,其中有30种已经出版。¹

一般认为,耆那教文学中有三种作品。第一种被称为“往世诗”(pauranika kavya),又叫本行诗(caritakavya),是写耆那教传说中“伟人”^o生平事迹的长诗。主要诗人有自在主(Svayambhu 音译斯瓦扬布)、华峰(Pushpadanta 音译普什帕丹特)等。第二种可以称为单篇诗(muktaka)。主要著作有“拉斯”、“帕格”和“切尔切利”等形式。第三种是一些语法类的著作,以雪月的著作最为重要。

所谓单篇诗,并非都是短诗,也有长篇叙事诗,只是不分章而已。有一类单篇诗是为修行目的而写的,基本上是双行诗的形式,表现的主要是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以及神秘主义的修行感受,即如何认知和亲证宇宙最高本体(上帝),如何进入禅定,如何达到无上三昧的境界等。这类诗歌,印度文学界把它叫做“神秘主义诗歌”。这是本文要重点介绍和讨论的内容。

¹ [印]纳姆瓦尔·辛赫:《阿波布朗舍语在印地语发展中的贡献》,阿拉哈巴德,1971年版,第159~165页。

^o “伟人”,mahapurusha 耆那教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共63人。其中有24位祖师、12位转轮王和27名其他英雄人物。

三、神秘主义诗歌

这类诗歌主要宣扬了两方面主张：一是十分强调师尊的作用，主张在修炼中遵循师尊的教诲；二是强调内在修炼，反对徒有形式的外在仪式。

焦因度 (Joindu, 又名 Yogindu, Yogindra) 的《上帝之光》和《瑜伽精华》牟尼罗摩狮子 (Ramasingha) 的《双行诗献礼》等是这类诗歌的代表作。

(一) 焦因度和他的诗作

焦因度被公认为用阿波布朗舍语写作的最优秀的神秘主义诗人。关于他的生平，无资料可查，对他的生活时代也只能推测。印度学者根据其作品的语言作出推测，有人认为他生活在 10 世纪，¹ 也有人认为他的生活年代不会早于 10 世纪，大约在 11 世纪。²

焦因度的《上帝之光》是为解答弟子提问而写的，分为两大部分（上下篇），共 445 小节。上篇主要讲的是“外在自我”（bahiratma）、“内在自我”（antaratma）和“最高自我”（paramatma）的本质，“分散的最高我”（vikala paramatma）和“整体最高我”（sakala paramatma）的本质，以及业行、信念、正见等问题。下篇主要讲的是解脱的本质、解脱的法门、解脱的善果、三宝一如（abhedaratraya）、最高三昧（paramasamadhi），以及善恶和善恶的循环等问题。

在焦因度看来，宇宙的最高本体（上帝、梵、宇宙最高我）是客观存在的，既是独立的、完整的，又是分散的、遍在的；既存在于人的外部，又存在于人的内部。而且，不管人们把它叫做什么，实际上它就是它自己，名称不同，本质唯一。所以，焦因度也把宇宙的最高我称为梵。显然，这样的观点与中世纪印度教改革派的观点是很接近的。

《上帝之光》中有这样一首诗：

梵与身不同，
就在身体中；
最高三昧境，
大师能分清。

按照焦因度的观点，对宇宙本体的认知和亲证，不是通过学习吠陀和各类法论而获得的，而是通过洁净的禅定感受到的。他认为，宇宙的最高本

¹ [印]纳姆瓦尔·辛赫：《阿波布朗舍语在印地语发展中的贡献》，第 202 页。

² [印]坎代尔瓦尔：《阿波布朗舍语文学与语法》阿格拉，1974 年版，第 71~72 页。

体——梵是动态的,它的活动与心等感觉器官的活动虽然是不同的,但是它就存在于人的体内,并且充满了整个世界。处在三昧的最高境界时,肉体 and 灵魂高度合一,其差别只有大师才能分清。他还说:

执著与解脱,
业行由众生;
自我虽能动,
始终无所成。

也就是说,众生的“业”是导致执著和解脱的根源,个体灵魂(自我)实际上起不到什么作用。这显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否定主观的能动作用,强调的是因果报应思想,宣扬宿命论。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欲望是修行的障碍,是导致毁灭的缘由。所以,他强调克制欲望:

色声触嗅味,
蛾鹿象蜂鱼,
都为追逐死,
迷恋又何必。

这里,色、声、触、嗅、味是客观物象的五种表征,是人和动物能感知的。相对应的是眼、耳、身、鼻、舌五种感官。诗中用五种动物来比喻这五种感官。作者认为,飞蛾由于贪色(光)而投火,鹿喜欢听优美声音而被杀,大象迷恋美好触觉而遭擒,蜜蜂因追求甜蜜而死亡,鱼因喜食美味而送命。那么,作为修行者,明明知道这些危险,为什么还要执著迷恋呢?

出于对“业”的认识,焦因度认为行善和作恶是一样的。他在《上帝之光》的最后说了这样的话:

行善兴家业,
家业生自尊,
自尊迷心智,
罪恶所从生。
如是行善事,
不如都不行。

在他看来,善和恶是可以循环的:行善的结果是家业的兴旺,由此带来荣耀和尊贵,而荣耀尊贵会使人丧失理性和智慧,丧失理性和智慧就会犯下罪孽。但是,诗人并非善恶不分,他所强调的是不能怀着不纯净的目的,单纯为了聚敛财富而行善。

《瑜伽精华》是焦因度的另一部作品,共 108 韵。但这部作品显得比较简

单而松散,没有经过刻意编排。

在《瑜伽精华》中,诗人用浅显通俗的语言描绘出深邃而精微的感受。关于善恶,有这样的诗句:

恶之所以恶,
人人都晓得;
善也会变恶,
难倒大学者。

显然,诗人对自己的这个论断(姑且称作“善恶循环论”)十分得意。

在《瑜伽精华》中,诗人宣示了他一直坚持的道理,即宇宙大我和个人自我是同一的:

宇宙我即是众生,
众生即是宇宙灵。
明白此理不迷惑,
自我本质要认清。

《瑜伽精华》里所表述的观点与《上帝之光》中的思想是一致的。焦因度是想通过诗歌来表达对耆那教哲学的理解,也希望通过诗歌来宣扬耆那教哲学。耆那教哲学认为,通过自我认知可以去掉眼睛所看见的不真实东西,从而净化心灵和行为,以达到最高的精神境界,获得解脱的善果。

(二)罗摩狮子和他的诗作

从牟尼罗摩狮子的《双行诗献礼》中,人们几乎找不到任何与作者生平有关的内容,只是在一个手抄本上,在一行诗中发现了作者的名字。而在另外的本子里,又说它的作者是焦因度。不过经过印度学者详细考证,基本上得到共识,即此书的作者是牟尼罗摩狮子,而不是焦因度。¹

据印度学者推测,罗摩狮子可能是拉贾斯坦人,因为诗中运用的一些比喻是拉贾斯坦地方常用的,如用骆驼比喻心的躁动等。他的生活时代,大约在11世纪,因为后来的诗人雪月(1088~1172年)曾在语法书中引用过他的诗句。

《双行诗献礼》是为瑜伽行者写的诗,诗中使用了大量瑜伽修行的概念,如融通(agan a)、无觉(acit)、有觉(cit)、湿婆(Shiva)、沙克蒂(Sakti)、左道(van a patha)、右道(daksina patha)、有性(sagana)、无性(nirgana)、恒觉(ak-sarabodha)、醒觉(v bodha),等等。此外,日(ravi)、月(sasi)、风(pavana)、时

¹ [印]纳姆瓦尔·辛赫:《阿波布朗舍语在印地语发展中的贡献》,第202页。

(kala)等也被赋予象征意义。

他在诗中写道:

心证最高我,
最高我会心;
两者相一致,
同气境界真。

修炼瑜伽达到了如此境界,则礼拜、祈祷等都没有必要了。诗人认为,修炼者的身体犹如一座神殿,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神,不同的神拥有不同的神力。这些力量要在导师的指导下,经过不断的修炼才能获得。他说:

世界烦恼多,
无明业行作;
解脱是正因,
唯有思自我。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有诸多烦恼和困扰,人们因为“无明”(无知)而受客观世界假象的蒙蔽,造下许多“业”;解脱之路是唯一正途,而要走上解脱之路,在于对自我灵魂的深刻思考。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最大的快乐和满足。他又说:

蠢人去拜庙,
庙是人工造;
不看自体内,
湿婆自在好。

诗人反对到庙里膜拜,反对偶像崇拜,因为那些都是人工制造的。而真正的神明(湿婆)就在你自己的身体里存在着呢。

为人最大乐,
莫如胜感官;
圣地去沐浴,
自我清洁难。

我们知道,耆那教的“耆那”两个字,就是“胜利者”的意思,是指战胜了世俗诱惑和欲望的人。所以,作者在这首诗里特别强调控制感官的意义,认为战胜感官是修行者的最大快乐。同时,作者对印度教徒去圣地沐浴提出非议,认为那只是外在形式,不能解决内在灵魂的净化问题。

自我是湿婆,
沙克蒂感官,

调伏情和欲，
自我纯且安。

这首诗是接着上一首的。诗人仍在强调感官的自我控制。并且吸收印度教性力派的神明，将自我说成湿婆，将感官说成是沙克蒂（性力，或性力女神），以湿婆调伏感官，战胜情和欲，自我便会得到净化和安详。

我们还注意到，诗人多次提到湿婆、沙克蒂，这和当时印度教性力派、佛教密宗风靡全印度有关。这些诗证明，耆那教也受到了印度教的影响。同时也证明，诗人罗摩狮子不是一个狭隘的教派主义者。他虽然批评那些他认为不正确的做法，但对印度教的神明并不反感。

（三）其他神秘主义诗歌

有一位叫做妙光的阿闍梨（Suprabhacarya），大约是 11~13 世纪间人，属耆那教天衣派信徒。他写有《离欲精华》一诗，总共只有 77 韵。诗中用朴实易懂的语言讲解了如何离欲修行的道理。例如，说感官好比盗贼，达磨如同财富，修行者要提高警惕，防止盗贼窃取财富。

另外，一位名叫摩诃月（Mahacanda）的牟尼写了一部长达 333 节（每节两行）的《双行献礼诗》还有无名氏写的 43 韵《大欢喜赞》等都是中世纪流传下来的耆那教阿波布朗舍语的神秘主义诗歌。

从以上的介绍可知，印度中世纪耆那教的牟尼们曾经用阿波布朗舍语写出不少神秘主义诗歌。这些诗歌的出现和当时的宗教形势有关。在伊斯兰教大规模进入印度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印度教内部已经出现了一股改革思潮，这股思潮被学界称为“虔诚运动”。这个运动首先开始于南方，然后向北方扩展。这个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打破印度教传统势力对宗教的垄断，打破种姓的界限，让下层民众能够进入庙堂，能够聆听大师们的教诲。由于印度教改革运动的发展，宗教间的竞争也激烈起来。南印度一些信仰耆那教和佛教的国王们改变信仰，皈依了印度教。在这种情况下，耆那教的牟尼们开始用方言写作，以尽最大努力来争取下层民众。阿波布朗舍语诗歌的创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所谓神秘主义诗歌，其主体仍然是向信徒宣讲的宗教教义。宗教本来就与神秘主义密不可分。当时的三个宗教中都有神秘主义存在，只不过这一时期更加突出、更加流行而已。在印度教内部，性力派的神秘主义倾向突出，佛教内部也出现了密宗，耆那教受到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耆那教阿波布朗舍语神秘主义诗歌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它受印度教改革思潮的影响，哲学思想上主张宇宙本体为一个最高的神（上帝），这个神既是最高实在，又是最高灵魂，不管人们怎样称呼他，他其实就是“那一个”，

是唯一的。例如,焦因度就认为,毗湿奴、湿婆、梵,甚至佛陀,都是一回事。第二,在宗教关系上,这些诗歌表现出高度的宽容。这些神秘主义诗人和其他耆那教诗人不同,不以其他教派为敌,而是试图融会各派观点。别的耆那教诗人一般要在自己的著作前边歌颂本派神明、师尊等,但这些诗人却表现出对知识的崇拜。例如,焦因度就首先歌颂那个“永恒、完美无瑕、充满知识”的最高神灵;罗摩狮子则把给予光明者当做师尊,不管是太阳、月亮,还是有知识的人。第三,在社会问题上,这些诗歌一方面表现出反对守旧的鲜明态度,另一方面又强调道德的规范作用。例如,诗人们不仅反对徒有形式的进庙礼拜偶像和圣地沐浴,也反对宗教歧视和种姓歧视。以上特点说明,耆那教内部出现的这股神秘主义思潮,既反对了印度教的传统,也反对了耆那教的传统,是一股新的思潮。这个思潮虽然没有成为耆那教思想的主流,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和严峻的生存条件下,起到了吸引民众和维系本教派传承的作用。

(编辑 刘建)

Jain Mystical Poetry in the Medieval Times

Xue Keqiao

ABSTRACT: This paper, after discussing the religious and literary context, lays focus on the mystical poetry composed by Joindu and Ramasinha flourishing in the medieval times in India. The author has selected, translated and analyzed several poems as samples. Finally, the author makes a probe into the causes for creating the poetry and sums up its major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India, medieval times, Jainism, Ababhransha, mystical poetry